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  
提要

经部五  
春秋类

【臣】等谨案春秋质疑十二卷明杨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进士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會于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于左氏公谷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为条摘论列之如胡氏谓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其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谓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于王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皆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于太庙于庭则谓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于三□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于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精确可取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止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 春秋质疑原序

自公羊氏穀梁氏出而左氏绌自胡氏列之学官而公谷亦绌然其微事不于盲史乎其□订不于二氏乎而若之何华袞也斧钺也一切尸祝胡氏而亡敢置一吻也盖孔子晚而作春秋其微者使弗知也即知之弗使告也而七十子窃闻之则退而私论之盲史掌故而高与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犹以为如天地之摹绘焉而不得而况乎生于千百世之下而姑臆之乎胡氏矻矻摘三传之纇而擷其华语多创获其于笔削之义迹矣然其议论务异而其责人近苛间有勦公谷而失之者以王子虎为叔服公孙會自□出奔之类是也亦有自为之说而失之者卒诸侯别于内而以为不与其为诸侯滕自降称而以为朝桓得贬之类是也庭少而受读尝窃疑之归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虚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则笔而识之而质疑所繇编矣博士家谓三传出而春秋散而胡氏执牛耳也吕不□悬书于市而诏之曰更一字者予千金此必不得之数也夫既列胡氏于学官而噤左公穀之口是悬之市也既悬之市而余犹置一吻于其间是吾家子云老不晓事而恨不手不韦之金以归也盖汉人之祀天也以牛夷人之祀天也以马而天固苍苍也祀以牛以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圣人而执胡氏消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马也兹余所繇疑也万历己亥春王正月穀旦杨于庭序

宋王荆公疑春秋经筵不以讲学宫不以列万世非之荆公疑其所以治春秋者耳春秋孔子之刑书笔则笔削则削虽其门人弟子文学如游夏不使贄一辞平居之雅言不及焉必其 钺华袞之微旨有未易以语人者而安在其后世诸儒尽管窥之而蠡测之也汉元康甘露之间召名儒大议殿中平公穀异同宗公羊者诮穀梁尊穀梁者亦诮公羊贾长沙独训故左氏传中垒校尉歆笃好之白左氏春秋可立至移书太常责让其屈三者通兴废然左氏不得与公穀并重矣荆公之时胡氏书未出彼其睹汉以前儒为公穀氏之学者或用以绳下或傅为峻文虽以董江都之贤治公羊与胡母生同业不免于菑异事应之说而张禹之善左氏其流为陈钦子佚以授王莽陰移汉祚其心窃非之是以敢罢去之而不顾疑其治春秋者而并以废孔氏之春秋此荆公之大失也盖至胡氏之学兴而三传弗废矣非胡氏之能废三传也左氏详于事而畧于义后世读之者第好其文而已公与穀则不幸而出于汉世也吾以为左丘明生鲁春秋之时与夫子同耻又身掌国史典故其所著书即于义例未甚明于事故详其譔述当不至大谬公穀及夫子之门人沿流得之子夏盖亦有传授者义例之兴于左氏烈矣至其二家之互相抵牾则荣广眭孟之徒为之也胡康侯当宋南渡之世折□春秋传以进其意主于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會焉核非不精而精或以凿裁非不严而严或以拘其炳大义者固多其不尽符者亦有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事则齐桓晋文文则史义则窃取之矣摛事于文左氏是已公穀义之所由兴也但孟氏称天子之事诸儒称孔子匹夫之事孟氏不言假南面之权诸儒言孔子假之夏时冠月之类不啻多矣故其书之所可疑者众也孔门惟子夏可与言诗诗序子夏之所作也宋儒黜以为非子夏之所作也三百篇之诗无淫者诗序废而诗有淫矣何者序亦不幸而出于汉世也则又何论公穀乎鲁鱼亥豕其讹相似其误不遠郢书燕烛解之愈精失之愈甚矣杨先生于六籍靡所不窥读春秋间不满胡氏说輒置疑焉彙而成帙以质四方杨先生者春秋之孝子公穀之慈孙而胡康侯氏之忠臣也余故弁而论之以为麟经鼓吹云万厯庚子五月穀旦邱应和序

## 春秋质疑

### 凡例

一今代表章胡氏余读之而当于心者不述余疑者一凡左公穀之说胡氏采之而当于余与夫驳之而当于余两不述余述夫采之驳之而疑者

一义不系褒贬而其事可以证古今触议论者述一四传语殊虽义不系褒贬而其纒而可摘者述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一  
明 杨于庭 撰  
隱公  
春王正月上

胡氏曰周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时冠周月者此所谓行夏之时而见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为春则胡氏之说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为岁首而仍以寅为春则胡氏之说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之月为春而胡氏之说非也史伯璇曰行夏之时时者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既有所谓夏之时则必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矣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则周之时必以建子之月为春矣若周之时春亦建寅无异于夏则又何必曰行夏之时哉余按果如此说则是周人建子即以子为春而所谓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不变而杜预所谓所用之厯即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时而见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为春则胡氏之说非也何言乎以寅为春而胡氏之说亦非也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沈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为正三代虽正朔不同然至于纪月之数皆以寅为首非独蔡沈有是论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虽以子为岁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则未尝不以寅为序初非以冬为春春为夏夏为秋秋为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时于周月之上而以冬为春是本欲行夏之时而反紊乱天地四时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为春者之为妥矣故曰以寅为春而胡氏之说亦非也然余尝考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桓十有四年春正月成元年二月无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皆以为灾而特书之则信乎以十一月为正月矣总之以冬为春者乃鲁史從周而圣人因之而不变更正所谓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则又斟酌百王所谓某有志焉而未之逮者与此正不相妨也以为冠夏时于周月之上则凿矣

春王正月中

或问于余曰夏时冠周正此非独胡氏之言而程子之言也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余应之曰理有不可從者尚书序汉儒以为孔子所作今犹议之况程子乎夫春王正月此夏正之十一月也以十一月为正月而遂以为春此周正也鲁人世遵之

者也非本无此事而孔子创为之者也何以明其然也礼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于太庙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其祖夫日至者冬至也七月日至者夏至也鲁本以季夏六月禘至孟献子改为七月故又曰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则是鲁人明以建巳之月为季夏矣既以建巳之月为季夏则建子非春而何故曰以冬为春此周正也鲁人世遵之非孔子创为之者也十一月可以为春乎曰何不可也春之为言蠢也万物蠢蠢然动也一阳初生管灰吹动即以为春何不可也总之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以故三代迭用之然非自三代始也甘誓曰怠弃三正则自唐虞以前固有建子建丑者矣特以厯起于子丑终不如建寅者为尽善故孔子独取夏时焉而非谓建子丑为不可也惟秦以建亥为岁首则不过区区厌胜之术而其去三正之义远矣或曰与其托之空言不若见之行事则以夏时冠周正不亦可乎余应之曰行夏之时此平日论为邦则然非谓纂修国史可遽改也信如胡氏之说使圣人修輿服志改周辂为殷辂乎修礼乐书改武舞为韶舞乎春秋一书本为乱臣贼子而作所纪之王周王也所列之诸侯周诸侯也所用之正朔周正朔也若以夏时冠于周周之上是先并时王冬春之序而黜之而已之无王亦已甚矣又何以讨乱臣贼子乎

春王正月下

春秋尊王乎曰然曰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书法宜曰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今年用鲁月用周者何也以是推之是年齐僖公禄父必自称九年晋鄂侯郟必自称二年曲沃莊伯鲜必自称十有一年衛桓公完必自称十有三年蔡宣公考父必自称二十有八年郑莊公寤生必自称二十有二年曹桓公终生必自称三十有五年陈桓公鲍必自称二十有三年□武公必自称二十有九年宋穆公和必自称七年秦文公必自称四十有四年楚武王熊通必自称十有九年传曰先王建万国以亲诸侯又曰周之初封千八百国夫千八百国必千八百元年也纷纷不同尚谓大一统欤余应之曰古者诸侯国必有史史必以其君即位之岁纪元元年春正月者鲁史也元年春王正月系之王者圣人之特笔也晋之乘楚之梲杞鲁之春秋皆史也则皆以其国君纪元者也至如称于天子曰朝曰聘称于友邦曰聘曰朝曰□曰會曰遇曰纳币曰胥命未有不用天子之正朔而纷纷自纪其元者何以明其然也臯鼬之□将长蔡于衛也祝佗举践土之旧以争之曰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衛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夫观异姓必列于同姓之后则其举周正以号令诸侯也审矣唯吴楚僭王则其盟會必有自纪其年而不用天子之正朔者此春秋所以亟斥之也欤

不书即位

谷梁之言是也按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礼诸侯不再娶仲子于惠公不过妾耳有文在手安知非附會乎而又安得遂以为夫人乎隱桓均之乎庶而隱公兄也桓公弟也立庶以长桓公安得立隱公又安得成先君之志而欲与桓哉礼人子從治命不從乱命先君之欲与桓乱命也從乱命而遂以与桓此刘恺丁鸿区区之行圣人所不与也故不书即位胡氏谓上不禀命于天子故不书然春秋之书公即位者多矣岂曾禀命天子哉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 天王崩武氏子来求赙

褒救衛则王人子突以下士而书字贬归赙则宰咺以冢宰而书名春秋之予夺严矣然以天王之加礼于鲁如此而比其崩也不奔其丧不會其葬忽然若行道之人焉于是武氏子求赙而鲁若罔闻知也是尚有人心乎穀梁曰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求曰来求赙交讥之也得其旨矣

## 宋公和卒

胡氏曰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而书卒者周室东迁诸侯專享其国而上不请命故圣人因其告丧特书曰卒不与其为诸侯也苛乎是弃灰于道者有刑耳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二百四十九年之间岂无一人请命于天子者而何以槩书卒也然则何居曰春秋鲁史也内卒曰薨外诸侯卒曰卒

### 葬宋穆公

胡氏曰宋殇齐昭书弑不书葬讨其贼也晋景公葬止公故不书讳其辱也吴楚之君不书葬避其号也余曰是也胡氏又曰鲁宋盟會未尝不同而三世不书葬治其罪也余曰非也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诸侯入春秋亦有陈子會温之例何至并其父葬而削之乎襄公成公并无大罪所云治其罪者何罪也然则三世不葬者何也桓公成公鲁或不曾或史失之襄公死于□为中国讳也

### 葬衛桓公

胡氏曰衛本侯爵何以称公见臣子之不请于王而私自谥尔余曰非也桓公父莊公莊公父武公即所谓抑戒睿圣者以是知衛之称公久矣诸侯生從其爵卒则称公此孝子慈孙之用心圣人所因而而不革何谓请命不请命乎即使请命而天王亦不能以初封之爵称之矣胡氏又曰失位而见弑何以为桓忠孝者不忍为也然尝考之春秋衛侯完并无失德直以州吁有宠于先公而阻兵安忍其见弑也亦不幸耳岂有幽厉之恶而可以恶谥加之乎

###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齐侯使弟年来聘郑伯使弟语来盟此亦据其事而书之非贬之也以为讥其有宠爱之私者凿也

### 附录

有文在手为鲁夫人左氏之诬也桓幼而贵隱长而卑公羊之舛也然则隱何以不书即位曰吾從穀梁邾仪父附庸也例称字左氏以为贵之公羊以为与公盟而褒之穀梁以为男子之美称失其旨矣郑伯克段于鄆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噫备矣郑伯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公穀皆以为杀何据宰咺归帽仲子卒矣左氏以为未薨豫凶事非也穀梁以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非之非也

入极造其国都也非灭也公穀以为灭同姓非也无骇卒未賜族也以为恶灭极而削其族尤非也尹氏卒左氏作君氏声子也然哀公之母定姒书卒书葬声子何以不书葬以是知其非声子也天王崩公羊以为天子记崩不记葬故不书则桓襄匡简景之志崩又志葬何也

郑伯不王天下之恶一也而左氏曰周郑交恶是夷周于诸侯也甚矣其懵于冠履之分也

宋穆公舍其子而立与夷左氏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君子曰否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衛人立晋恶其无王命父命而擅置其君也然当是时王命固绝望矣苟有父命则犹可也故于齐陈乞弑荼发之荼固有父景公之命也然乱伦干讨则虽以父命不能抗王命故又于衛侯朔发之朔虽有父宣公之命而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救衛则褒以王命不与其为诸侯也然王命虽重苟非制命以义亦将壅而不行故又于首止之盟发之以见天子之私爱可夺而大义不可摇此所谓大居正也

考仲子之宫曰仲子不与其为夫人也不与其为夫人则桓公之自以为当立与隱公之欲让桓皆非也取郕取防左氏以为郑莊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噫不能三年之丧而纒小功之察恶乎正入许而不取使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东偏左氏以为郑莊公于是乎有礼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可谓知礼矣噫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恶乎知礼

春秋质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二  
明 杨于庭 撰  
桓公  
滕子来朝

滕侯爵也降而称子胡氏以为朝弑君之贼而黜之非也自桓二年以至于定哀之世滕或卒或會或盟或来朝或會葬止称子春秋之法恶恶止其身若以为朝桓得贬何故并其二百余年之子孙而尽削之乎则圣人亦太苛矣然则书滕子者何也曰滕本小国自入桓以来其君不能用侯礼自比子男故圣人因而称子亦如□伯用夷礼称□子也若其朝弑君之贼则直书来朝而恶自见矣

公子翬如齐逆女

隱公世舉再帥師不曰公子此曰公子舉者何也舉為桓弑隱故春秋以此為桓公之公子舉耳

州公如曹 寔來

一州公寔也以公禮如曹則書州公失國而不返則書寔以此見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不以禮自強而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以此孟子斥紂為獨夫說者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天子一日之間天命已絕則為獨夫繇州公寔之事觀之可見矣故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夫忽羈皆君之世子君卒而國固其國也不能自立至于出奔而春秋直斥曰忽曰羈豈不與寔來之義觸類哉

子同生

國君生子恒事耳春秋十二公獨桓公書子同生何也謹之也于是文姜淫周公之血不可不謹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左氏以為賤之者是也何賤乎陋而雜夷不能行朝禮焉耳胡氏以為朝弑君之賊故貶而書名然僖二十九年經兩書介葛盧來豈亦以其朝弑君之賊而名之乎又況同一朝桓也滕侯則貶而稱子至并其二百余年之而不賈穀伯鄧侯斥而書名比于失地滅同姓者然其視滕侯之罰則少輕矣邾人牟人葛人小國稱人此常事也春秋聖人之刑書信如胡氏之說何其酷罰于滕繼罰于穀鄧而獨恕于邾牟葛乎則聖人之刑亦頗矣然則朝桓無貶乎曰相率而朝弑君之賊此直書來朝而惡自見者也

亡秋冬二時

桓之春正月無王也定之春王無正月也胡氏以為聖人削之而余信以為然也桓七年之亡秋冬二時也胡氏亦以為聖人削之而余不敢以為然也然則何也曰此夏五郭公之類而孔子所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以為弑君之賊天王及諸侯莫能討其罪者故削秋冬二時以示法然定之十四年經有秋而無冬杜預曰史闕亦將引胡氏討賊之說而曲解之乎且二百四十九年之間弑君之賊亦多矣而何獨于桓削二時也盟于折會于夫鍾 于闕 盟于穀丘 會于虛 于龜 及鄭師伐宋

屢盟而遽伐其國無信不獨宋矣沒公諱之也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王者之事寡怨之方也

許叔入于許

許本無罪齊鄭以強逐之今乘鄭亂復入于許故聖人因而書之曰入于許者無貶無褒之辭且以明夫向不得入而今始得入亦以甚逐者之罪也胡氏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后入此與揖讓而救火何異焉

葬蔡桓侯

桓侯謚侯胡氏以為獨請謚也按春秋二百四十九年之間止一桓侯謚如其爵其餘雖曹伯薛伯伯滕子許男之屬亡不謚公者豈無一人請謚于天王乎胡氏以為周衰諸侯皆不請謚然齊自太公魯自魯公歷十余世而入春秋亡不謚公者齊哀公以紀侯之

譜为周所烹尚称曰公周天子之威既可以烹大国之君而亡忌岂容其不请谥乎陈起胡公申公世世谥公或曰陈王者之后得谥为公然春秋止书陈侯不曰陈公也郑止伯爵桓公卒于未东迁之前当时礼乐征伐尚自天子出何得不请谥而亦谥曰公乎然则死而谥公者乃公侯伯子男之通称矣桓侯之称侯何也曰传失之也晋仇何以称文侯曰晋自唐叔而后世世称侯至武公而始谥公也则命文侯而不曰公者仍其称也

葬我君桓公

弑不书葬葬我君桓公讥莊公之忘父讐也传曰讐在外者舛也

附录

宋督弑君左氏曰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取郟大鼎于宋纳于太庙左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而置其赂器于太庙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穀梁以为桓不书王书王为正宋公与夷曹伯终生之卒又以为孔父父字也不名孔子为祖讳也皆曲说也

宰渠伯纠公羊以为下大夫非也

蔡人杀陈佗讨弑君也公穀以为佗淫于蔡蔡人不知其为陈君也而杀之舛矣

焚咸丘鲁地也书焚讥掩群也公穀以为邾娄之邑非也

宋人执郑祭仲穀梁曰宋公称人贬之也胡氏曰祭仲不名命大夫也曰执责祭仲也得其旨矣公羊以为贤祭仲为知权何居且自反经合道为权之说出而世儒始有决裂名检以济其私者

突不书郑突不当有郑也忽书郑忽当有郑也当有郑而名之何失国之辞也知突不当有郑则庶孽不可萌夺嫡之心知忽以失国而书名则人君不可不自强于为善

春秋质疑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三

明 杨于庭 撰

莊公



不书即位

父仇未报正人子枕戈尝胆之时而莊公且焉为之主王姬为之伐同姓为之狩于禚其忘亲事仇亦已甚矣削不书即位讥之也胡氏以为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迂也

纪季以鄆入于齐 纪叔姬归于鄆 纪叔姬卒

有纪季以鄆入于齐而后纪叔姬可归于鄆何者五庙在也微纪季则宗庙毁矣叔姬安归乎以是知季之于祖祢也孝于姑姊妹及鄆人也仁于利害存亡之际也智特书字嘉之也非但亡贬而已春秋卒内女皆诸侯之夫人也叔姬非夫人特伯姬之媵妾耳而仗节守义不以国亡亏妇道故圣人笔之于经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妾而有二心者纪已亡矣而书纪叔姬叔姬固纪之叔姬也朱子作纲目韩已亡而张良书韩人晋已亡而陶潜书晋徵士得春秋之遗意矣

纪侯大去其国 齐侯葬纪伯姬

纪侯大去其国悯之也善之也何悯乎纪小而逼于齐齐大而暴于是乎纪季姜归于京师盖藉庇于天子矣而天子不能庇纪侯来朝公會纪侯于成盖求援于鲁矣而鲁辞不能公會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衛侯燕人战盖尝连三国之兵以抗之矣而齐不可以兵恐公會齐侯纪侯盟于黄盖尝徼惠鲁侯以好會矣而齐不可以好求则为纪侯者所谓亦莫如之何也不得已使其弟以鄆入于齐以存五庙而已则委而去之并土地人民仪章器物之属而弃之如敝屣则其情诚迫而其志诚可悲矣是以圣人存其爵而不书其名以是为善之也不然失国不返一州实耳实何以名又削其爵乎胡氏以为异于太王之去豳而不知太王国于边方空濶之境虽经屡徙尚可立国春秋之世尺地一民莫不有主纪侯徙将安之执此以责纪侯则又泥矣上书纪侯大去其国而下书齐侯葬纪伯姬正所谓不没其实甚齐侯之暴于逼纪也闵公弑书公薨而下书夫人姜氏孙于齐公子庆父出奔莒圣人之书法类如此至如葬纪伯姬则所谓不能三年之丧而緦小功之察胡氏讥之备矣

齐人取子纠杀之

纠称子胡氏以为不当杀也甚齐桓也然则鲁无贬乎穀梁曰言取病内也犹曰取其子纠而杀之云尔以千乘之鲁而不能存子纠以是为公病矣

同盟于幽

许男男也而叙于滑伯滕子之上可见春秋以强弱大小为班不复知有先王之爵矣圣人因而书之盖伤之也又况滕子称子距朝桓者已三十余年何得以一事之失而诛及其子孙乎后倣此

郭公

郭公何曰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及夏五郭公见圣人之阙疑也必以郭公为郭亡而肤引齐桓公问父老之说非余所敢知也

齐人伐衛衛人及齐人战衛人败绩

齐称人贬之也以王命伐衛正也取赂而还非伯讨矣故贬而称人胡氏以为将卑师少者非也

公子牙卒

三传及胡氏皆以为季友酖之也不书刺善季友也疑者曰公子牙庆父之母弟也庆父欲为乱而牙先以病卒天存鲁也夫子虽为鲁喜而经无异词乃皆以为季子之酖夫季子不能诛庆父子弑君之后安能以叔牙一言之失而遽酖之乎若疑其后为叔孙则庆父缢死后亦有后况春秋弑君之贼如齐杀无知而其后有仲孙湫宋杀华督而其后有华耦华喜陈杀夏徵舒而其后有夏啮夏区夫岂皆饮酖而许立者吾姑存疑焉附录

纪侯大去其国公羊曰不言灭为齐襄公讳也何讳乎复讐也何讐乎纪侯譖哀公烹乎周九世矣九世可以复讐乎虽百世可也余曰不然季文子欲逐公孙归父也臧宣叔怒曰当其时弗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先王之罚罪人不孥九世而以讐报非矣

纠不系之齐不当立也穀梁以为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后伐故恶内也非也

宋万弑君胡氏曰太宰督亦死于闵公之难而不书身有罪也是也惠伯死于子恶之难而亦削而不书非君命也非也子恶不书弑为国讳也既讳子恶则不得不并惠伯讳之矣惠伯何讥焉

鬻拳兵谏目为爱君陋哉左氏之见也自此说一倡而后世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而托之乎忠者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曹刿之谏如齐观社也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之大恶无乃不可乎御孙之谏刻桓宫桷也男贄玉帛禽鸟女贄不过榛栗枣修男女同贄是无别也御孙之谏宗妇觐用币也左氏备矣

曹羈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郭公上下不相蒙也公穀以为赤即郭公谬哉论也以曹杀其大夫而不名为曹羈讳则又舛矣

大夫如他国未有书所为者曰公子友如陈葬原仲讥私交也公穀以为避公子庆父公子牙之难故有所托而如陈谬也

纪叔姬一亡国妇耳归于鄆书卒书葬书纪侯失国犹书大去其国而不名也齐襄公逐人之国夷人之社稷亦云暴矣而内乱禽兽行书會书享屡见于经南山载驱诗又屡刺焉其后卒死无知之手比之纪侯纪叔姬所得孰多则信乎齐景公之富不如夷齐之贫也

一年而三筑台甚之也继书冬不雨以是为无闵民之心矣

春秋质疑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四

明 杨于庭 撰

闵公

不书即位

公穀以为继弑君者是也必以为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则胡氏之迂也

齐仲孙来

仲孙不名嘉之也何嘉乎齐桓乘鲁乱有窥鲁之心而仲孙劝以务宁鲁难亲有礼圣人以是为能存鲁也故嘉之下文所谓齐高子来盟即此意也不书使嘉其存鲁也若以书来为交讥则高子来盟何以为美乎既讥之必名之矣

附录

齐仲孙来仲孙湫也公羊以为即公子庆父何居公子顽通于宣姜诗所为刺鸩之奔奔墙有茨也夫以庶子而通其嫡母此何等事也而人可强使之者乎又岂有身为君夫人母仪一国而人可强使与子奸者乎左氏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则齐东野人之语也

春秋质疑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五

明 杨于庭 撰

僖公

不书即位

公穀以为继弑君者是也胡氏以为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迂也

季友败莒师于郚

怪之會返席未安也而即袭败邾人之归师曲在我矣故书曰公败邾师于偃至如庆父弑君天下之恶一也莒不以为罪而受之至是而复伐我以求赂此所谓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者尚可以败之者为罪乎曰败莒师于郚获莒挈嘉获之也此与公败邾师于偃所谓美恶不嫌同辞胡氏以为诈谋擒其主将误矣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 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与弑二君胡氏以为齐人杀之可也以尸归鲁不可也既归于鲁则子无绝母之义不得不以小君葬之矣余谓哀姜之事与文姜异文姜虽与闻乎弑而诸侯未闻有讨之者莊公亲其子也父薨之后又二十有二年而后薨则虽欲不以小君之礼葬之不可得矣哀姜奔邾不还义与庙绝齐侯召而杀之于夷诸侯亡不闻者僖公虽厚于嫡母取而葬之足矣何必隆之以小君之礼而祔食于太庙乎故经书齐人以归讥齐也葬我小君哀姜讥鲁也唐张柬之讨武氏之乱先儒谓宜执武后于太庙数其罪而赐之死余尝非之以为中宗亲其子而五王又中宗之臣此莊公所不得贬文姜者也然繇斯以谈亦足以证葬我小君哀姜者之为过矣

侵蔡蔡溃遂伐楚

胡氏曰书遂伐楚讥專也谓不请命于天子也伯主之專久矣若以为讥则召陵盟楚何者而非專乎然则书遂者何也大桓公之伐楚也蔡党于楚因其嫁荡舟之姬之衅而合诸侯以侵之蔡溃而楚已披其党矣于是遂声楚罪而致伐焉所谓以小为大有名之师也故春秋大之至其不请命于天子则桓之所以止于桓而仲尼之徒之所不道也

许男新臣卒

卒许男常事尔以为不卒于师于會而亟归为不知命则臆说也

晋人执虞公

传曰不书灭不与灭也其曰晋人执之者犹众执独夫云耳然则晋无贬乎先王之制班爵有等晋以侯而执天子之上公而天子不能讨方伯不能诘故削而称人讳之也孟之會楚以子执公则讳国韩之战秦以伯获侯则讳人棊林之役赵盾以大夫會诸侯则讳之曰师其意遠矣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用致夫人如史记夜致王夫人之致盖已死者左氏曰哀姜近之削姓氏贬之也以其与闻乎弑而不宜祔食于先公也若曰成风则成风薨于文公之四年此时尚亡恙縱立以为夫人何曰用致

齐侯小白卒 葬齐桓公

入春秋而王室之衰甚矣然而桓王伐郑则三国從之四国伐衛纳朔则王人子突救之虽不得尽行其志而余威犹存也宰咺之媚凡伯南季宰糾仍叔子之聘荣叔之锡以鲁一国观之则所以羈縻天下者可知是诸侯犹藉王命以为重也则天子之于诸侯犹未截然扞格苟有能兴之者犹足与为政于天下也使齐桓毅然举太公之履以修周召共和之旧修朝覲聘问之礼为诸侯倡侵伐盟會必归命于天子然后扶控大小庶邦以问罪于天下如宋万鲁庆父之弑逆则诛之诸侯有自相侵伐者则讨之捍戎于曹攘狄于卫因以责贡于楚天下有不翕然尊周者乎顾乃强搂诸侯而盟之入春秋未有书灭者有之自桓公始一曰齐师灭谭再曰齐人灭遂以诛其首创灭国之罪而至于齐人殲于遂则直书之以志天道之好还他如伐衛而取赂侵陈而书人执轅涛涂与次匡救徐之事种种皆圣人所不与其伐楚也不敢斥其僭王而第举包茅不入之小者昭王不返尤为无谓岂非以自反不缩而然乎身死虫出至于九月而后葬其德之入人浅矣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以此

邾人执郈子用之

用鄫子者伯主之虐而书邾人恶邾子之为伯主使也春秋之法罚并其党则为恶者惧矣

冬會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没公不书者何曰罪鲁之首于帅中国以會楚也鲁周公之后列国之望也齐桓北杏之會不得鲁则诸侯不亲楚 薄之盟不得鲁则宋公不释鲁之为天下重久矣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郑公會齐人宋人救郑齐宋师少将卑而公亲會善公之事霸谨也谨于事霸者谨于尊中国也今桓公甫没而首帅中国以盟楚使其后楚得执宋公而遂列位陈蔡之上非此會阶之乎至公子遂如楚乞师公以楚师伐齐取穀则兴戎召祸为恶已甚虽欲讳之而不可得矣

宋公兹父卒

宋襄公卒伤于□故也不书葬伤中国也宋先代之后爵上公继齐桓为诸侯盟主而楚以蛮夷执之于會又亲集办于其股卒以伤死而诸侯不能救也不亦伤乎春秋有弱其君而不葬者如滕侯宿男之类而鲁宋匹敌僖公又曾盟于薄释宋公则决非愆然于襄公之葬而不使使者其为伤中国亡疑也

天王出居于郑

天王出既赴告于鲁则其入鲁未有不知之者也然而不书者何也削之也何削乎削晋文公之纳王也何削乎纳王纳王臣子之常分也而文公振振然矜之于是乎请隧而不与也则又多受田于周至于俘天子之亲姻而不顾故仲尼以为不足书也

公會诸侯盟于宋

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诸侯讳之也何讳乎存中国也

执曹伯 执衛侯 围郑

甚矣二伯之伎也以不礼而灭谭以不至而灭遂以一语不协而执轅涛涂伐陈侵陈者齐桓也以观骈胁而执曹伯畀宋人以不假道而执衛侯使酖之以不礼而围郑者晋文也甚矣其伎也宋艺祖有言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此王者之量王者之言也

盟翟泉

没公而人列国之卿左氏以为卿會公侯胡氏以为盟王子虎余曰兼之也盟处父荀庚孙良夫郤犇者皆没公则左氏之说何可少也

晋侯重耳卒

请隧召王盟王子虎齐桓之所不敢为也伐曹衛致楚已私许之复以怒之齐桓之所不屑为也一战胜楚遂主夏盟八年之间威加天下齐桓之所不能为也以故其効弥速道弥卑功弥高事弥譎矣虽然桓公没而国大乱晋为盟主百有余年何也齐桓内嬖如夫人者六五公子争而晋文之齐姜贤杜祁文贤以君故让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其家法胜也齐孝庸弩盟楚于国伐宋伐鲁失其据矣晋襄之略不减于文既退三强诸侯畏服灵成景厉代争诸侯悼公萧鱼幾于王道其嗣述胜也管仲死齐无人焉晋则狐偃赵衰先轸随會郤缺栾书韩厥知莹魏绛之徒代不乏人师武臣力其谋臣胜也晋大于齐诸侯畏之兼斯三者欲无霸得乎

## 附录

齐为伯讨哀姜是也惜乎其不能讨庆父耳左氏以为已甚穀梁以为讳杀同姓非也

齐起临淄距江黄二千余里而楚不过八九百里楚悉师方城之外以伐江黄齐救未至而国已毙矣盟于贯會于阳穀说者皆善齐桓掎角以制楚然尝考管仲之言曰江黄远齐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聽其后楚人卒灭黄灭江而中国未如之何也使王者处此则必修文德以来之不至好大喜功而貽祸与国矣

许男卒刘敞引檀弓曰国君即位而为禭岁一漆之以是知死者古人之所不讳所谓生寄也死归也汉世犹有古意贾谊上文帝书曰万岁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呜呼于今亦罕矣虽然今制上即位即营山陵亦即位而为禭意也

楚伐许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经士與榑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榑礼而归之有诸乎曰否好事者为之也按尚书微子若曰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顛 若之何其父师若曰商其沦

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 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盖微子痛紂将亡已欲与家耄逊遯矣箕子然之以为商固将亡我等无为异国臣仆之理而其势又不能久居于位盖昔日我以王子贤而长请立之紂忌之久矣今若不去是我前日之言适害子也为王子计唯有出遯荒野以全宗祀无至颠跻我则当死职而不顾行遯也盖微子之去不过出遯在野避紂乱岂有抱祭器而奔周如太史公所云乎祭器藏在太庙微子安得抱之而奔审尔是春秋所书盗窃竇玉大弓之类何以称仁武王克殷释囚封墓之外不闻所以处微子者或以其遯野求之不获及武庚诛而卒求得之始封之于宋耳且武王讨紂之罪何与微子而面缚與榑耶左氏浮夸此其駭矣沙鹿崩梁山崩不系之晋天下之辞也

卜筮圣人所以定犹豫自古记之然尝考之左氏筮敬仲也曰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可也必以为姜姓也太岳之后物无两大则牵合矣占嫁伯姬也曰士刳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贖也西隣责言不可偿也可也必以为姪其從姑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粱之墟则附會矣灭项鲁灭之也公谷以为齐灭非也

衛伐邢左氏曰于是衛大旱宁莊子曰天其欲使衛讨邢乎师兴而雨此附會之说也何者仲尼即天也仲尼不与衛灭邢而斥名毀以是知天不与也公羊多紕其曰獻捷不言宋为公子目夷讳也又曰□之战文王之师不过是也皆紕之紕者也

邓祁侯不杀楚文王楚卒灭邓楚成王不杀晋重耳晋卒败楚然则三甥子玉之言是乎以楚之强而邓杀其君其势未有晏然而已者即杀重耳晋其无君乎楚子重耳死天下之为楚子重耳者何可尽杀也三甥子玉不劝其君以修德自强而区区杀其所忌亦未矣

齐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受命于柳下惠于是柳下惠不知其年然业已为鲁人所推重矣自此距會于商任而孔子生之岁八十有三年孔子长而交于四方则距柳下惠

盖百余年也孔子安得与柳下惠为友而盗跖又安得侮孔子哉莊周载盗跖篇余以为此非莊子之言也后人伪为之也

楚杀子玉说者以为晋再胜而楚再败也然而败军之将于法应诛楚所以抗衡中国狎主齐盟者以此故城濮一败即杀子玉泝水一退即杀子上鄢陵一战即杀子反属国一叛即杀子辛国犹有章也栢举丧师囊瓦奔郑楚不能致辟焉而国浸以弱矣

春秋质疑卷五  
〈经部, 春秋类, 春秋质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质疑卷六  
明 杨于庭 撰  
文公  
公即位

按周书顾命四月乙丑成王崩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官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王世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宅忧为天下主由是而观君薨嗣君即位岂有旷至月日之外者哉今考春秋书公即位者独昭公客死而定公嗣位在半年之后此意如无君不可以为训不必论至如十一月隱公弑正月桓公即位旷二月十二月僖公薨正月文公即位旷一月二月文公薨十月子卒正月宣公即位旷三月十月宣公薨正月成公即位旷四月八月成公薨正月襄公即位旷六月六月襄公薨九月子野卒正月昭公即位旷五月五月定公薨正月哀公即位旷十月夫桓之继隱宣之继文犹为国难也其余皆父子继体国家无事而或旷五月六月甚至十月而后立君天下有是事乎故曰国君已即位于初丧逾年改元而书即位者乃行告庙临群臣之礼亦如近日以明年为元年之例非实至是而始即位也虽然以是考之而益知隱莊閔僖之不书即位胡氏以为不请命于天子者谬矣何以明其然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穀梁曰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礼也夫文公锡命于即位之后则其即位也亦何尝请命于天子哉而何以独苛责隱莊閔僖四公也然则隱公不书即位信为成先君之恶而遂其邪而莊公之为忘父仇閔僖之为继弑君审矣

王子虎卒

卒王子虎左传以为同盟是也公穀谓即會葬之叔服而胡氏信之然按传王子虎卒于文三年越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叔服尚占宋齐晋之君皆死乱何得以王子虎即叔服耶胡氏既引叔服之言以传星孛北斗而复传王子虎为叔服则其人已死久矣其舛错不伦抑又甚矣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

处父无讥乎檀弓赵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智不足称也

公會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诸侯不叙以为不足叙也大夫不名志其專也义不在于公之后至也胡传未合公孙敖卒于齐齐人归公孙敖之丧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9804110015006072>